

女王的水土

ANDRE MAUROIS 原著
王了了一譯

女王的本土

周曉輝 著
丁一 譯

莫魯
王了華
譯著

女王的水土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女王的水土

著者 莫魯華

譯者 王了一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棋盤街交通路口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版權
所有

代序

法國文學家查露(Edmond Jaloux)對於本書之批評

——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文學週刊(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在莫魯華(André Maurois)先生的著作裏，水土(Climats)一部小說，算是他的一個最重要的大本營。我敢說，不管他以前的成功到了什麼地步，也不管他以前的著作的性質如何，總之，到了今天，他纔真的算是「啓程」，讓我們來測量他的途程的廣狹。水土自然是一部好書，將見風行一時，無人不愛；然而我想，大概有不少的讀者只能得到一個「皮相」，只覺得看過了便快活，而本書的真價值却輕輕地放過了。我因此不能不說幾句話。

書中所敘的歷史，不過是簡單的，而且是天天有的；一個男子很鍾情地愛一個女人，那女人偏不愛他，至少可以說不是鍾情；結果他們倆離開了；輪到他被

另一個女人很鍾情地愛戀，而他之愛她，却不一樣。本書的美點乃在描寫地位與個性，尤其是在乎描寫「時間」能夠支配書中人物的工作。一般人都曉得小說與戲劇對於書中主要的主人翁都描寫「時間」的；但是從實際上說，我們很少看見著作家能夠直接地——即不靠戲院或其他的外力——把「時間」描寫出來。「時間」能夠摧殘了父親郭理和（註一），他把整個的靈魂都給了他的兩個女兒，始終不變。然而，在Middlemarch裏（註二），——一部很不容易成功的小說而牠的成功都是盡善盡美——我們可以看見在敘述的中間，四對伉儷都因時序之變遷而大變特變。莫魯華先生曉得這道理，所以他唯一的目的，是描寫每一點鐘，每一分鐘所經過的可注意而殘酷的工作。

（註一）父親郭理和乃巴爾札克（Balzac）名作之一，書中叙一父親溺愛其二女，終爲所負。

（註二）英文小說名。

書中主人翁費理伯經過了一段浪漫而風流的青年期之後，在佛羅朗斯遇着一位「天上之美」的少女，名叫奧妮兒。一見鍾情，不久便結婚了。我們想要知道事情的本末，該先曉得費理伯的浪漫風流的性情寄託在什麼地方。他當孩子的時代，便有「騎士」之夢（註一）。他愛讀俄國的小兵士們一部小說，書中的少女，已經使他夢想不置。他後來將與後妻伊莎比蘿結婚的時候，曾經給她一封信敘述前半生的生活。信裏說：「我常對你說過的我幻想中的女人，便是從這書出來，毫無疑義。我記不清楚是什麼時候，我把她叫做阿瑪梭娜（註二），但我總覺得她給我的快樂裏頭混合着我的大胆與冒險。我又很喜歡跟母親讀郎栗羅（註三）與基疏特（註四）的歷史。我不能相信杜爾希妮相貌醜陋，所以我把書中她的圖像撕毀了，好教我依着我的願望來想像她的芳容」。這樣的一個費理伯在他起初那些結合上，並不見得達到他的願望。他很容易地變成淫佚的人，至少可以說，他的言語不能令人相

信。然而，在奧媞兒跟前，他仍舊變成夢想阿瑪梭娜的孩子，滿腔戀愛的熱狂了。

(註一)中古時代的騎士，是高貴風流的男子，所以後人便拿騎士當作高貴風流的意思。

(註二)阿瑪梭娜是古神話裏的美女。

(註三)古小說圓桌裏的騎士。

(註四)斯爾皇特所描寫之英雄。

在法國小說裏，求其能夠描寫婦人的模型，像本書描寫奧媞兒一樣生動，一樣確切，一樣完全，真是絕無僅有。除非求之於英俄小說，像英國梅麗提斯 (Melith) 俄國杜爾格尼夫 (Tourguénieff) 的著作裏，總找得出些類似的地方。水土一書，只有了這點描寫，已經是文壇獨步，何況書中顯然還有其他的妙處！奧媞兒實際上是怎樣的？無論怎樣，如果我照我的定義說起來，恐怕要把我剛纔的

話都推翻了。在奧媿兒的性格上頭，我們所最歎賞的，乃是真真確確的一個女人。這裏所謂女人，既不是家庭的女主人，也不是盡善盡美的賢妻良母。

奧媿兒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不住地活動，永遠地不可捉摸，她生活在半幻像的世界上：她差不多是飄萍般的沒有根本，否則便是孩子的心懷。她有的是嬌媚與童心；冒險與失望；溫柔而善疑。不能繼續地，有恆地，認真地，生活下去。她不曉得到那裏去，却沒有什麼東西障礙她的去路。我們不能確實地說她說謊，但「真實」在她看來沒有顯然的特質。她把誠實當做毛病，所以隨意騙謊。這樣的一個奧媿兒，比之一個男子，本能的成分較多，而「矯揉造作」的成分較少。她有卓絕而厲害的能力以與自然相接近。她屬於神秘而美妙的苗裔。這苗裔的傳統是：梅綠笙仙女（註一），特魯華愛蓮（註二），莎士比亞的玖里治德，莫利耶（Molière）的阿克娜，瑪儂，愛達，杜爾格尼夫的伊萊娜，杜思托夫斯基（註三）的費理波佛娜，以及同時屬於歷史而又屬於

梅麗提斯的海蓮。奧媿兒步她們的後塵，醉心於她所愛而了解的一首詩。試看水土裏說：

『她有的是極點的自然嗜好，很少看見她愛一種平常的事物；但當她選擇些詩唸給我聽的時候，我又就心驚訝地注意到她對於愛情的甚深的認識，有時還引起了死的心願。我最記得她常唸的一段詩句：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 ~~an~~sgiving

Whatever Gods may be,

That no life lives for ever,

That dead need [^]rise up never,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

『The Weariest river……』她把這一句常掛在唇邊。(註四)「最疲倦的江河」，我真愛這一句啊！Dickie(註五)，我便是那「最疲倦的江河」……我慢慢地走向海裏去。——我回答她說：「你不瘋了？你便是生命的本身。」——她帶着滑稽而愁悶的面容說：「看我的表面上雖然如此；實則我是最疲倦的江河。」

(註一註二)皆古之美女。

(註三)俄國小說家。

(註四)譯文見後。

(註五)奧妮兒戲呼其夫爲Dickie，原因見本書。

費理伯對於奧妮兒，真是沒法子想。他的論據，他的真理，只是虐待她的工具。何況他又善於妒忌？！有這麼一個嬌豔的妻子，而不能知道她做什麼，想什麼，

怎教人不妒忌呢？她有了這樣拘束的，寸步不離的丈夫，結果是使她厭倦起來。於是丟了他而另嫁一個海軍將校，誰知後來更不幸福了，結果乃到了自殺的一條路。費理伯一生一世只是愛她，聽見她的死耗，深憾不能救她，良心上總總得過不去。

水土的上卷，若獨成一書，算是差不多盡善盡美的一部小說。書中大氣包舉，筆勢勁拔，真是罕見。下卷另是一部小說，腔調不同，也沒有上卷那麼大價值。這下卷乃是用伊莎比羅敘述的。伊莎比羅是費理伯的後妻。她的明理，懂事，規矩，與奧媿兒的瘋狂，無恆，輕佻，適成反比例。這一次，上卷那位恬靜，拘束，堅定的費理伯，却變了心志不定的人：起初因為要與伊莎比羅相反，其後却因為受了奧媿兒的同化。

水土的美點與奇點，乃是反光，又光，折光，種種奇觀。却没有獨斷的，書本的意味，只從各人的地位與特性描寫出「真實」的本身。就中最動人的敘述，是

到市場去的兩個晚上。第一個晚上是陪着奧媿兒去的，費理伯厭倦欲歸；第二個晚上是陪着伊莎比羅去的，却是費理伯愛玩而伊莎比羅欲歸。在鍾情的伊莎比羅跟前，費理伯不由自主地把從前心志不定的奧媿兒對於鍾情的他的跟前所演的一幕劇重演出來。其後，費理伯又愛上了一個蘇蘭茛，却又是她給他受痛苦。

莫魯華先生看得很清楚：我們在芸芸衆生裏頭，每人各去找尋可以擾亂情懷的某種資料；而不像普通人所意料的，要找尋什麼幸福。費理伯所愛的是曖昧可疑的婦人。她們給他一點感情，而不停止地把牠消滅了；而他之愛她們，只博得蔓延的苦痛混合着一點歎賞的感覺。我們想要有一個人始終不令我們生厭，實在難極：這便是有德的婦人所受的懲罰。因我們所住的世界便是人人被懲罰的世界，無論有德有罪，都是一樣。奧媿兒對於熱狂地鍾情的費理伯生厭，費理伯對於鍾情的伊莎比羅也生厭。他也很清楚地看透了這是什麼原因：

『我享有不易得到的幸福——高尚的戀愛。我一輩子找尋「神話裏的夫人」，

希望自己便是古代佳話裏的主人翁；終於得到手了，却又不願意要了。我愛伊莎比羅，我在她身上感受到無限深情，然而終敵不過厭倦的心理。到了今天我纔明白從前我該是何等使奧媿兒生厭啊！我的厭倦並不辱及伊莎比羅，等於奧媿兒的厭倦也並不辱及於我（費理伯很可以增加兩句話說：我們對於使我們生厭的人予以原諒，更甚於原諒討厭我們的人）；因為並不是愛我們那個人太平庸了使我們生厭，却是因她對於現狀心滿意足，而不努力於找尋新生命，使牠每一分鐘都生厭不已……」

末了，費理伯不復愛戀蘇蘭荻，也許會與伊莎比羅共度一種快樂的生涯。至少可以說，作者想讓我們了解這一點，但我們實在不善於了解：在恬靜的伊莎比羅身邊的費理伯終於快樂了，豈不失其所以爲費理伯嗎？他體察他所戀愛過的女人，他老是依着孩子時代的幻夢，去找他的阿瑪梭娜！最後，他還再把「皇后之冠」加於伊莎比羅的頭上，但會不多時，他便死了！「我們的命運與我們的意志

差不多永遠地不能相逢！」

下卷的頭幾頁比之上卷少了許多力量，沒有那麼偉大；甚至於到處可以找得出些可惜的無味之句，例如第一七七頁至一七九頁（譯者按，照二十六版的原書看來，這幾頁正是費理伯寄給伊莎比羅的「愛不愛」表，這表在我們看來，非常有趣；而查露先生却不滿意，大約別有見解。）然而不久那腔調便變高超，乃發現奧媿兒的蓬勃生氣。文筆不時高舉而遠赴。我最愛的乃是牠的充實。這上頭，何止是些字句之美，何止是些玩意兒；乃是認識人類的大檔案，經驗的強烈劑。牠逼迫着我們去思索我們的本性，牠裏頭大部分的觀察點都新穎而真確。水土的價值在內容而不在外貌，所以莫魯華先生用最簡單最明顯最流利的文筆來描寫。他像兩位傳統的小說家——賴克爾特與夏爾多納——一樣，他用全力於內容的豐富，而不在乎描寫之取悅。這麼一來，這種純粹的語言有時不免乾燥，但這種乾燥只是乍讀時覺得的缺點而已。總之，缺點非但無害於書，而且可以保障牠，使牠不

老。水土一書確有一切長壽的機緣，在現代文學史上，將有牠的一席位置。

譯者按，水土一書，經查露先生揄揚，益增聲價。觀其風行一時，膾炙人口，兩月之內，銷售八十餘版，其價值可想而知，拙筆不勝譯事之任，聊試爲之，以供國人之快觀云爾。

我們常常找尋「永遠」，在別處而不在跟前；我們的精神的視線不向着現在的地位，不向着目前的現象，而向着其他的事物；或者，我們等候着「死」，像是每一剎那間不死而復活。每一剎那總有一種新生命獻呈在我們跟前。今天，此刻，轉瞬間，纔算是我們唯一的「所得」。

亞冷。

一

我匆匆地動身，你該是很驚訝的。我却自己諒解而沒有什麼後悔。我不曉得你是否聽見數天以來我的內心的音樂發出的激響，像脫里斯當的銜天的火簇。唉！我願……前天晚上在樹林裏還是這樣……將身寄給一陣狂飆，憑牠吹我到你的雪白羅裙之下。然而，伊莎比蘿，我怕愛情，我還怕我！我不曉得露娜或別人怎樣把我從前的生活告訴了你。我們有時也曾談到，但我不曾說出真情。新生命的情趣，在乎希望把以前所想要更幸福的「過去」，改變一種方式。人們儘管否認，而事實上却是如此。我們的情誼，不復是最可喜的那種推心置腹的時節了。在森嚴而綿互的戰線上，男子們拋棄了靈魂，女子們拋棄了肉體。我把我最機密的隊伍，一隊一隊的送上了沙場。我的實際的回憶，已經被逼退守內堡的了，却